

旧山水

章宪法

孟郊来到浮山的时候，这座白垩纪的火山已油尽灯枯。一亿四千年，“空山寂寞香灯少，莲座春云长绿萝”，旧山水面前，毛驴在草地上如释重负，孟郊一袭游子新衣，吟咏与山水体温正好适宜的植物，展示着唐人的阔大气象。

距边塞三千里，一幅山水画卷似将展开，孟郊在浮山将如何呈现天地间的震撼？但是，什么都没有，孟郊走了，留下“烂柯亭”三字，透出岁月的包浆。

王质是个伐木的樵夫，看到的山水无疑是旧的，只有山里几个下棋的童子才是新的，王质这才有观赏的兴致。王质耐心看完童子们的弈局，身上的斧柄已经腐烂，家乡也不再有与自己同时代的人。

烂柯山在衡州，浮山在枞阳，相距一千二百里。“仙界一日内，人间千载穷。双棋未遍局，万物皆为空。樵客返归路，斧柯烂从风。唯馀石桥在，犹自凌丹虹。”孟郊是未中进士前去的烂柯山，高中进士后去的浮山，看到的都是烂柯，想到的都是烂柯。所有的山水，都长有这么一块“老年斑”。

王质鲁朴，文人敏锐。文人笔下的山水只是一个概念，一个与人相关的抽象概念。山水在哪里，丝毫不重要。韩愈在《山石》中写道：“山石荦确行径微，黄昏到寺蝙蝠飞。升堂坐阶新雨足，芭蕉叶大栀子肥。僧言古壁佛画好，以火来照所见稀。铺床拂席置羹饭，疏粥亦足饱我饥。”

韩愈写的是哪一处山水呢？有人说在徐州，有人说在洛阳，有人说在阳山，潮州也是有可能的。景物栩栩如生，历程也是真切细致，但与地理无关。只有老僧与古画格外清晰，勾皴点染很旧的山水。

苏轼活在诗词里，也活在山水里。元丰七年（1084）四月，苏轼由黄州改任汝州。本应一路向北的行程，苏轼却选择了一条迂曲漫长的水路：顺江东行，入大运河，转淮河向西，再转汴河。水上慢慢绕圈，苏轼似觉不甘，又弃舟骑骡，南下庐山，活脱脱一趟山水之行。苏轼在庐山看到了什么？他横看竖看，远看近看，攀高就低，写有一首《题西林壁》。苏轼在庐山写了一摞诗，自己最满意的却是《初入庐山》：“青山若无素，偃蹇不相亲。要识庐山面，他年是故人。”

他年的山水只会更旧，苏轼究竟想看到什么？旧是无尽的时间指向，他年可能是一年，也可能是一生，还可能是千载万劫。旧是无尽的空间指向，他年可能在这里，也可在哪里，还可能像王质一样，没看到风景，最终看见身上的烂柯。旧山水里，所有的凝思与疑虑，只会发酵成淡淡的故事，一把撒在无需做旧风景里。

漫漫时空中翻山越岭的人群，旧山水承载着故事的平常与全新。云南南方山水里的旧传说和新故事，雷平阳在铺开的稿纸上，让它们成为时间的骨头和血液，继续坚硬，继续燃烧。挖地的曹送，一辈子生活在山水中，一辈子没有欣赏过山水。末日的曹送，点燃自家的屋子，一个人，提着锄刀，爬到屋顶上，坐下来，对着春天的夜空，唱起了村庄代代相传的情歌。许多被惊醒的人，围着着火的屋子手足无措，亲眼看着曹送在火焰中停止了歌唱，并最终消失在火焰中。

雷平阳写着残破的人物，写大江、群山，天高云淡，宏阔地理升腾起大开大阖的生命与故事，工商文明时代的荒烟蔓草生活。没有一处纯粹的山水，他却把它叫做《旧山水》。



村中有棵皂荚树

张红

去奇峰村，是需要翻山越岭的。当车翻过一山又一山，转过一弯又一弯的时候，我心里有些着急，这山，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不过，时令四月的山还是很好看的，绵延无尽的绿色很养眼，山坡上一丛丛的杜鹃旁若无人地怒放着，车行至一拐弯处，车喇叭声倏忽一声惊起灌木丛里一只野鸡，一车人跟着欢呼，气氛顿时活跃起来。

突然，三棵大树跳入眼帘，奇峰村到了。

三棵树，一棵银杏，一棵枫树，一棵皂荚。村里人介绍说其中的两棵树各900多岁，另一棵树600多岁。三棵树的树冠枝叶相连、绿荫浓郁，如同好客的农家给客人端来的一杯热茶。

最吸眼球的还是那棵挺拔苍劲的皂荚树。

对皂荚树的印象是鲁迅名篇《从三味书屋到百草园》，至今记忆犹新：“不必说碧绿的菜畦，光滑的石井栏，高大的皂荚树……”皂荚树很高大，可我不认识，只记得小城本地常说的俗语：“我信你？这是哄我上皂荚树啊！”说的是皂荚树满身披刺，上了树就下不来了。我对皂荚树并没有多少好印象。再看眼前这棵皂荚树一副桀骜不驯的样子，忍不住后退几步，生怕哪根刺头掉下来刺中我。

但畏惧归畏惧，我从来没有认真地看过皂荚树。皂荚树的利刺长什么样？能做肥皂的皂荚又长得怎么样？这棵千岁老树的枝枝桠桠里藏着多少故事？怀着好奇心，我还是走近了它。看到树旁边的牌子上写距今已有900多年的历史。900年前，应是北宋时期，这株皂荚树就已经破土而出了。900年的岁月，丝毫不见老态，春风里老树已换新装，吐露新绿，显得枝繁叶茂，粗壮的树干上树皮斑驳皱深没有棘刺，定睛一看，喏，一根根利刺横七竖八、相互交叉地藏藏在枝桠间，眼拙的我差点忽视。捡起一根掉落在地上的皂荚刺，刺很轻却很坚硬，刺上生刺，长圆锥形的主刺长短不一，主刺末端生出数量不等的分刺，刺端锐尖，给人无处拿捏的感觉，怪不得哄别人上皂荚树，是一个使坏的活。

想到皂荚可以当肥皂，于是百度一下，哈——神秘的皂荚树，风中的皂荚树……成千上万个词条涌出来，最多的词条是——皂荚树是药树！这么个龇牙咧嘴的树竟然是药树。浑身是宝！



合唱 蔡钦 摄

哪里哪里都是药。皂荚是上等的中药材，开窍通闭；皂荚刺清热消肿，外敷内服，对丁肿恶疮、痰喘咳嗽、肠风下血等都有独特的疗效；皂荚米是保健食品；皂荚壳可提取做天然洗发精；皂荚根茎叶可做清热解毒的中药口服液；而皂荚木是优良的工艺木材。好吧，面目狰狞的皂荚树，一枝一刺，一叶一籽，竟然都是宝贝。

乡村有古木，是福。

都说古木有灵，得古木庇佑，可安一方水土。皂荚树的身后就是奇峰村。树900岁，村600年，先有树后有村，900年前一颗皂荚种子破土发芽，落地生根，300年后，一个村庄依树而成、繁衍生息。奇峰村的先人们因为这棵树而迁徙，寻求大树的护佑，这棵布满大刺的皂荚树化为身披铠甲的“钢铁卫士”，忠诚地守护着奇峰村，树与村的故事千年以续，年复一年，冬去春来，老树聆听着村庄的喜怒哀乐，见证着一代又一代人生命的轮回。有着600多年村史的奇峰村，瀑布溪流绕村而过，峡谷云海山清水秀，白墙黛瓦人家，高山田园风光，俨然一处世外桃源。漫步在青石板铺设的小路上，村街小巷，干净整洁。村里的房屋大部分属老旧房，让整个奇峰村显得敦厚古朴，虽是老旧房，但多为两层构造，墙面上隐隐若现的诗歌、标语和门帘，满满的年代感从墙面溢出来。

正值茶季，上山去，采茶去，家家门不闭户。从堂屋里时不时地飘来一阵茶香，那是“四库春雪”特有的香；田里的油菜花开得颇有章法，好似一大片一大片的金黄地毯；门口摊晒的干竹笋、梅干菜让你的味蕾躁动起来；太阳光下的腊味让你垂涎欲滴；摆放整齐的平

头柴，让你想起了香喷喷的土锅灶柴火饭。

在村里转了一圈后，我回到皂荚树下。“下根磅礴达九渊，上枝摇荡凌云烟”。眼前，这棵粗壮的皂荚树，树根虬曲苍劲地裸露在地面上，树冠如硕大伞盖将斑驳的荫凉洒向大地。四月的春风里，皂荚树的新芽茂密、娇嫩、翠绿，风吹过来的时候，每一片叶子都在翻动，新叶的清香仿佛穿越了千年的时光，900年的春夏秋冬、900年的故事都存入它的年轮里，一层松一层紧，一圈淡一圈深，妥妥帖帖地印在皂荚树的心里。看过春的繁华、夏的热烈、秋的浓情、冬的肃杀，皂荚树像一位经世的圣人，傲然挺立，这样的姿态或许才是真正的高贵。我对这棵古树油然而生几分敬意，那刺也觉得有点可爱起来。突然间，“心有猛虎，细嗅蔷薇”几个词跳出来，我觉得眼前这棵皂荚树的标签上加上这个词才更恰如其分。

看皂荚树，最大的感触是生命的神奇。我想起家中的院子里有棵欆木老树桩，树龄不详，树干已经空了，靠树皮支撑活着，即便如此，老态龙钟的树每年开花时节总是那么热烈，每一根枝条都缀满小花，花谢后绿叶葱茏。皂荚树，欆木老树桩，都让我真切地理解“有一种坚强，叫生命”这句话的意思了。“心有猛虎，细嗅蔷薇”。皂荚树安居于几平方尺的土地，把根扎入大地，汲取阳光和水分，无所求地年年萌发新绿，无所悔地在秋风中叶落归根，以钢铁般的意志守护着一方水土一个村庄，一片净土孕育着朴实的村庄，一棵大树护佑着村庄里的子子孙孙，大树和村庄一起枝繁叶茂。

抚摸这棵皂荚树，内心充满了敬畏，我俯下微渺的身躯，专注地向生命致以最虔诚的敬意。